

### 孔德小叢書卷頭語

一天，我忽然想到：要是把我所譯的法國短篇小說選出一部份，把原文和譯文對照排印，印出些小冊子來，說不定對於學習法文的青年們，也可以有得一點小用處。我把這層意思告訴了尹默，尹默非常贊成。後來又和潤章談起，潤章也說很好，而且說：『這樣的事是中法大學裏早想做的，因為沒有相當的人去做，所以至今還沒有動手；現在有你去，自然最好了。』我受了這兩位老朋友的鼓勵，自然馬上就辦；而且根據了我與尹默兩人談話的結果，把這種的小冊子定一總名曰『孔德學校小叢書。』

這種小叢書對於學法文的青年們能否當真有得些用處，這是我萬萬不敢預料的。但是，如果青年們許我說句不自量力的話，我却有兩種希望可以說一說：

第一，我希望這種小書能夠幫助初學法文的人讀法

文。初學外國語言文字的人，往往有一種苦處：就是把全文一句句的拆開來看，似乎大致都可以明白；歸合在一起，就不免模糊影響，不能會通。如今有譯文對照着，亦許可以幫助他們容易貫串些。

第二，我希望這種小書對於有志於翻譯文藝作品的青年們，也能做得一點小小的參考。我自己，在翻譯事業上還不會有什麼成就；我所採用的意直折中譯法，也當然不見得就是最好的譯法。但是，在沒見到缺陷的時候，總不會想到要改良。要是有人能從我的譯文上見出缺陷來，從而想法改良，隨後我也跟了他改良，豈不是我獻醜於前，却可以沾光於後麼？

劉復

一九二七，三，一四。

### 張先生與張太太

廢名

張太太現在算是「帶來」了，——「帶來」云者，意思是歸張先生帶到北京來。但按之實際，乃太太的公公送

太太來的。

張先生在北京某大學當教授。

張太太的本意倒情願就在鄉裏過下去，而左鄰右舍姑娘婆婆都是喜歡問：「你怎麼不跟你的張先生一路去呢？」張太太的回答是：「交了春就去。北京不比我們這里，很冷。」「就去」，所以就來了。

太太的公公卻又別有心事：北京婊子多，他的少爺還很年青。

這位老太爺其實是多心，張先生是一個篤行謹守之士。

張太太生得很好看。姑娘婆婆們那麼問她，一半也就因為她好看。張先生自己，教課之餘，也時常想起他的太太，——他死心踏地的承認他的太太是好看。屢次在上海時報畫報上看見許多明星，就想到他的太太沒有照片。伴之而生的是惘然，——這個惘然，自然不是惘然於沒有，要有，很容易。家鄉所在的地方，雖然不是大鎮市，但算得一個鎮，照像館是有的。他惘然於他的

太太不能有照片，因為太太一雙小脚。

人世間倘有傷心的事，張太太的小脚對於張先生真是傷心。

照像可以照半身，張先生自然會知道，他所看見的明星，多半是半身，因為半身，格外「美」——譯張先生之 *Deentity*。去年暑假回鄉，張先生坐在火車上，還自己對自己發笑：「怪不得張雨帥有時候要親自入關，有許多事真非親身出馬不可。」立刻又換了一個思想：

「張雨帥也是姓張，哈哈，——章孤桐稱章太炎為吾家太炎——是吾家？是吾兄？記不清白，——章，張，一個音。」……

總之張先生去年回家，決心要引他的太太去照一張半身像片。

但張先生竟因此同張太太起了衝突。

張太太有一個三歲的女兒，——這句話欠通，女兒豈是張太太一人的？但這且不管。張先生那天夜裏對太太提議：

「明天我引你去照像，照一個半身像。」

說時只有自己覺得自己可憐。

張太太是一個聰明人，從小就稱為淑女，不過識不得字。答話只輕輕的一句：

「我也多時說照哩。」

說時很自慚，覺得對不起張先生。女兒金兒夾在懷裏。

「我說我同金兒兩人共照一張好，金兒坐在我腳下。」太太慢慢的又說。

「不，金兒要照另外照一張，小孩子就照全身。」中間頗經了好大的工夫，總之張太太現在是發惱：

「我不照！當我死了！」

「……」

「我再也不要我的金兒裹腳！」

這句話並沒有說出，只是這麼想。大概人總是不大肯示弱的。然而張太太眼淚汪汪流。

可惜金兒不多時死了。

張太太也無時無刻不是想把腳大起來的，——我忽然聯想到芥川龍之介的「鼻子」，不過那是想縮小。但張太太知道決不能大。

張太太到了北京。

到京的第二天，吃過午飯，張太太想洗腳，——這簡直比一路上上火車搭輪船還要令她為難！她記起張先生曾經對她說過，「北方的女人不洗腳。」但這不成問題，她是南方人，而且她此刻要洗的是「腳」。張先生自從接到老太爺的信說某月某日送媳婦來，就僱定了一個媽子，這媽子正是張太太鄉間所謂的「洋船腳」。張太太自恨不如這一個媽子！「洋船腳」還可以想辦法修理。媽子伺候太太非常的周到，不能知道太太要洗腳。太太知道爐子上有的是熱水，比在家裏連洗臉也怕多費了一點方便得多！但張太太很為難。一直到張先生回來，說：

「唉，你太老實，你只要喊一聲王媽就得了。」

張先生後悔這個「得了」不該說，太太還只昨天到，怎麼會懂得「得了」？太太倒懂得，張先生雖是京話，而

是鄉音。

張太太的洗脚水終於還是張先生喊來的。

張太太是電燈之下洗脚，她說不要亮，公公靠在隔壁客房裏沙發之上，開言道：

「你這個孩子，還是同在家一樣捨不得，這里捨不得什麼呢？」

這一說，張先生同張太太在這一邊噤若寒蟬了，兩眼對兩眼。

張太太的鞋帶子還沒有解散。

張先生的臥房分作兩間，一間睡覺，一間放臉盤洗臉，此刻就是張太太洗脚的地方。張先生踱到睡覺那一間去了，張太太趕快解散洗，可憐，汗流夾背，——她怕她的張先生又走進來。張先生在大學教課，嘗是提起近代小說上的 *psychologic analysis*，所以很懂得——總之張先生沒有進到那間去，床面前踱來踱去，他幾乎要哭，他的太太使得他難過。

不過兩個鐘頭的光景是睡覺的時候。

張先生很想他的太太解開脚布睡，更明白的說，赤脚睡。

張太太到底是鄉下人，而且不能看小說，她不能懂得她的張先生，不然她一定自己首先解開脚，她感謝張先生感謝得要哭，只要她能夠做得到的事什麼也做。

張先生擁被而坐，開口：

「我說你今天把脚布解開睡。」

「那不好。」張太太在脫鞋，輕輕一句。

立刻又都是噤若寒蟬。

張太太此時倘若閻王叫她死，她決然是死，她覺得她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了。她知道她的話是屬於「不」那一面，而張先生又再無言語！答應是而且解了，馬上可以鑽到被裏去，也算是聽了張先生的話，兩人都歡歡喜喜的！

張先生也在那里深深的感到失望的痛苦。他的失望的痛苦比看破了人生無意義還要利害。他覺得他完全是一個 *pessimist*。

兩點鐘以前，太太脚洗完了，他踱到自己的書房去，瞥了一瞥書桌上鏡子嵌着的羅丹的The Bathor——這是藝術品，張先生在他的下意識裏面也承認。進去而又走出，因為他要驅掉The Bathor，只有自己走開。他不願他的太太與The Bathor聯在一起，那就叫做不懂得藝術。果然，The Bathor 驅掉了。「討厭的是裹脚布！」想。有了裹脚布，張先生與張太太之間有了一層間隔，雖然是局部的，總是間隔。

他覺得他是一個 Pessimist 漸漸連「覺得」也沒有了，近於「死」。

太太睡下去了，張先生不自覺的 touch 一下，——張先生真要哭，他是一個勝利者！

約莫有了一刻鐘，張太太脫了鞋，坐在床沿，手撫着，眼淚滴着，都在脚布之上，——自然，那里還有聲音？最後五分鐘，一層一層的解，正同唱戲的刺穿了肚子，腸子一節一節的拖出來一般模樣。

第三天張先生同張太太逛市場。

其實這也是張先生自己提議，張太太則曰不出去。老太爺從旁道：

「怎麼說不出去呢？出去也看一看。」

張先生立時又想：「父親，你引去看一看也好。」立時這句老話油然而生：「醜媳婦總要見公婆的面。」老太爺同太太都站在他的面前，——醜字實在不能用在太太的面孔之上。張先生在心底裏歎氣。

張太太逛市場，等於逛北京全城，左顧右盼，——她的脚簡直是為來逛市場用的，慢慢的看。張先生從來沒有這樣“waste time”，他何須乎那麼慢慢的走，慢慢的看呢？——慢慢的走，是的，慢慢的看，不然，張先生是視而不見。

最使得張太太驚喜，同時也帶一點鄙夷的，是男男女女之中的一個女人。「梳那麼一個頭！」太太心裏笑，找不出名字來稱呼這麼一個頭。張先生完全用鄉音湊近太太的耳朵道：

「這就是旗人婆子。」

太太會意。

旗人婆子已經走到張太太的面前了，——旗人婆子也沒有裹脚！

旗人婆子的脚好比一把刀，拿起尖鋒對張太太，說她剛纔不該笑她。

張先生走進中西大藥房了，太太自然也跟着進去。

張先生指着玻璃架上的一個瓶子叫店夥拿。

張太太知道這是藥舖，他們鄉裏也有賣洋藥的。她很歡喜。公公昨天對她的張先生道：

「你有點咳嗽，既不信中醫，買魚肝油吃一吃。」

張先生同在家一樣信服老太爺的話，何況是買魚肝油，補劑，所以張太太很歡喜。

張先生識得字，用不着說話，兩瓶共付七毛。店夥拿繩子捆。

「會見。」店夥送出門。

張先生點頭。

不識字的人有時也嘗得大歡喜。藥瓶上面粘了紙

單，既有定價，亦有說明，橫着三個四號字是「放脚水」。

市場的照像館又引起了張太太的隱痛，同時也就引起了張先生的隱痛。張先生笑容可掬的指着叫太太看，太太也就笑容可掬的——

「看見了。」

那麼一個大鏡框子嵌着怎不會看見呢？張太太伸起脖子來仔細的看，她從來沒有看見這麼一個好看的女人，這女人總一定是「天足」——這兩個字她的張先生說過不只一次，但天足看不見，給那戲台上一般的衣服遮住了。張太太的眼前頓時也現出一線的光明，——這光明正如風暴夜的電光，立刻又格外黑暗！穿這樣的衣服去照像她做不到。張先生一聲：

「這就是梅蘭芳。」

太太點頭。但這倒不比「得了」能夠懂得。總之梅蘭芳一定是一個有名的女人。

張先生同張太太回寓，老太爺把接到了不過一會兒

的一封信交給張先生看。老太爺原拆開看過，道：

「聚餐會來的。」

老太爺雖然這麼說，也同媳婦不懂得梅蘭芳一樣不懂得聚餐會。

張先生接在手上看——

啓者本月二十六日(星期六)下午六鐘本會同人

假座來今雨軒歡迎周郁文先生及其夫人新自歐

回屆時務請

撥冗蒞臨此上

張祖書先生

聚餐會謹訂

張先生不禁惘然。

(一九二七，三，八。)

### 紀念碑旁

蔡德誠

——致三一八死者(一)

(一)

語 絲

第一百二十四期

在春天已來的時間，

衰草中還有雪的餘殘，

四面還是看不出一點活氣，

雖天氣沒有冬日般嚴寒。

望着有個舖滿草根的墓，(二)

童童的立在山邊，

我們死去的勇士呀！

你在裏面長眠。

你們魂魄英烈，

已沖貫上天，

你們熱血沸騰，

已濺在當年。

在將及你們死一年的今日，

春風習習如剪，

六七

似雪似雨疏疏的下落，  
釀成一個陰沈慘淡的天。

(二)

試問你們的魂魄，  
是否在這樣如死的天氣下流連？  
還是高飛千里，

剩有人詠「魂歸江南」？

你們曾否看見故鄉白髮雙親，(三)

夢魂飛到天邊？

曾否看見閨中妻子，(四)

淚珠滴在床前？

曾否看見江南春草長，

鶯飛樹間？

曾否遊歷故鄉的山水，

細認兒時遊嬉地來留連？

也許你們還在這裏，

享着十丈的京塵漫軟，

風雨晨昏，

孤魂往返在少人的花園。

很近的工廠機聲，

你們是否聽見？

正對着的鐘樓大鐘，

是否給你們報告時間？

(三)

這是你們所僅有的——紀念碑，(五)

悄悄的立在山巔，

牠已經過了一年的冷暖寒熱，

牠也遙遙的陪了你們一年。



當朝暉初上，

最先的曙光先照到牠的頂尖，  
當黃昏日下，

最後的殘霞還映在牠的面前，

正可以代表你們的心胸，志氣；

牠如玉的白，堅，

正可以代表你們的哀恨，

牠重如石盤。

牠冷冷的望着人們，

水逝般的過了一年，

不知有幾人，幾次，

被牠的尖挑動了心絃。

(四)

語絲

第一百二十四期

我還記得一年前的一日，

那時天陰，風猛，日黑，

在這種慘淡的空氣中，

人人面上佈滿悽慘悲哀的顏色。

藍白花的素牌樓立在禮堂，

宛如分出陰陽境界，

籠罩着氤氳的紫檀香，

這正是你們入殮的時節。

極粗的四塊板的蓋掀開，

就見亂堆着的衣上土和血，

冰般硬的尸從棺內抬出，

人人宛如受冰般寒慄不絕。

披散着頭上的怒髮叢叢直立，

裸着全身現蠟狀的顏色，

六九

在曲着的一隻臂上，  
還存着黑紅的血。

兩隻手還曲在胸前，  
似表生前的激烈，  
猙獰的臉上雙目還大開發光，  
看見甚麼，有何要說？

此後的情形我却看不很清，  
好像被大霧所隔，  
只見有各物的凌亂往來活動，  
因為淚早盈我的眼角。

突然的炮響兩聲，  
接着又丁丁忽響忽歇，  
把我的意識從不知何處喚回來，  
這正是釘棺，你們和塵世永絕。

(五)

在你們爲大衆犧牲至今，  
生者却未報你們一層，  
僅讓含冤的孤魂停在空園，古廟，(六)  
草草的了結。

我們不但會學死者的勇敢，  
又未曾把你們的後事完整，束結，  
想死者魂魄有靈，  
定當長嘆不絕。

我們至少也要爲死者立個公墓，  
仿昔日殉難的舊烈，  
留爲後人憑弔，紀念，  
使我們的勇士，千古不滅。

我們應盡力進行——建立公墓，  
不要僅空悲切，  
我們的目的一日未達  
責任的担子一日不能歇。

(六)

我的心是幾經哀痛，  
彈不出多少傷心之調在今日，  
我的淚是幾經流落，  
滴不了多少同情之珠在紀念石。

現在狂風如吼的吹來，  
似助我為你嘆息，  
小雨如絲的落下，  
似助我為你淚滴。

我現在不能再陪你們了，  
手僵，足疲，心潮如沸，  
但將我心中所鬱的化爲長嘆一聲，

謹獻給你們當作禮物。

往事逝如煙，  
前事空如月，  
荒草離離的幽恨，  
何時能絕。

十六，三，七，碑旁草。

十七，改畢。

註·(一)工大死者，江，陳，劉三君。

(二)死者的棺材，暫停在校裏東院山旁，用磚圍着棺材砌密，又怕有氣味，面上用土堆得高高的，好像坟一樣。

(三)以我所知到的，江君還有白髮雙親。

(四)三君都已結婚，並且大概都有子女。

(五)紀念碑是某君(同學)畫的圖樣，作三稜柱形，立在山巔上，離墓很近。本來打算在上面刻上字等，但都未辦。

(六)這一節所說的，不僅是三君。大概其他死者，都是停在廟裏。

### 給哥薩克的同胞

志君

呵，慈悲的黃髮人，  
請原諒我們的婦女，  
原諒我們高年的伯母，  
合我們幼小的姊妹！

☆

☆

☆

☆

性交呢，也不只你們，

誰也不能去阻止；

但我們薄弱的處女呵，

請你原諒她們！

☆

☆

☆

☆

我們的婦女勞倦無食，

乳頭已黃萎萎的了，

呵，原諒原諒罷，

放輕一點手，呵，輕一點！

☆

☆

☆

☆

呵，輕一點，不求再多，

慈悲的黃髮人，

只求不要送她們入墓地，

什麼樣式的性交都願意！

民國十六年三月，于山東。

編者案，接到從濟南道寄來的這樣一篇詩，不禁令我發生了幾個疑問。一，哥薩克是俄國人，何以現在又是同胞？二，俄國人何以來中國這樣胡鬧，強奸婦女？三，山東是反赤區域，那里會有這種事情，讓俄國人胡鬧？我仔細地想了大半天，覺得這大約是不會實有的，一定只是詩人的架空，一定只是普通的「無病呻吟」罷？

至于詩，我却以為好的。這使我讀了不好過，他的無慈悲的說法，猶如把一支針刺入指甲縫去，實在殘酷極了。我並不主張詩一定要是有政治意義的，但我覺得這可以算是好詩之一。嗚呼，以色列滅矣，耶利米為之哀歌；希臘亡矣，擺倫為之悲憤；齊魯吾先世文物之邦，豈竟同其命運耶？崇聖道者不之哀，而徒令詩人哀之，可悲也。

乙卯三一九日記

### 閒話拾遺

十 傳單抄本

山 叔

吾友袁少疆太史應奈加也末公司之招，出京赴滬，

在天津等船，寄來一信 背面有這樣的幾行字：

凡我同胞

赤賊可惡 共產共妻

須皆討赤

上面還打有一個紅的戳記，文曰，「郵件檢查員驗訖」。我看了不禁大吃一驚，急忙拆看，却是一張八行書，上寫道：

山叔先生：疆昨晚到津。聞盛京丸尚在大沽，今日或能開到，但決不能開走。今晨赴中華書局購書，到了所謂「中國界」，其地誠然是樣樣俱全，但以下幾種人和物似特別多：一，小脚娘；二，「角(餃)子」舖；三，叫賣處；四，書寓。滿街張貼着討赤傳單，措詞甚趣。……少疆，十三日，天津佛照樓。十七日又來一明信片，正面左邊也寫著這十個字，不過上下有了引號。

「共產黨共妻，真是禽獸呀！」  
這回却没有被檢查，反正明信片也無可驗，但並無

那個紅印却是事實。我這才憬然大悟，如夢初覺，原來這就是傳單的抄本，所謂宣傳是這樣貼的，——但是信背上抄了這些格言却又特別被驗，不知是什麼緣故？我記得曾經收到友人從大不列顛寄來的信，上面蓋的不是普通的郵局消印，却是一行字，曰「英貨最好」，原文記不清了，彷彿是 *British made are best made* 五字。其實這倒是頗可師法的，用鋼板鏤出討赤標語，蓋在信件上，很可以宣傳一下。或者有「國家主義」的愛國商店，用了「滅赤救國」，「五色旗萬歲」等吉語，寫成雙鉤篆隸，印出各種信封箋來，一定銷路很旺，說不定會成爲討赤機關的公用箋呢！京津不乏愛國商民，其亦有意于此乎？

十一 拈鬚

豈明

近日檢閱舊稿，有我最這一篇小文，前半已經過了時，沒有用了，但後半却還有意思，想保存他，今暫且改錄在這里，作爲一節閒話。

今日在抽屜底裏找出祖父在己亥年（1890）所寫的一本遺訓，名曰恆訓，見第一章中有這樣一節：

「少年看戲三日夜歸倦甚我父斥曰汝有用精神爲下

賤戲子所耗何昏愚至此自後逢歌戲筵席輒憶前訓即託故速歸。」

我讀了不禁覺得慚愧，好像是警告我不要多同無聊人糾纏似的。無論去同正人君子或文人學士廝打，都沒有什麼意思，都是白費精神，與看戲三日夜是同樣的昏愚。雖然我不是什麼賢孫，但這一節祖訓我總可以也應該身體力行的。讓我離開了賤戲子，去用我自己的功罷。

我的工作是什麼呢？只有上帝知道。我所想知道一點的都是關於野蠻人的事，一是古野蠻，二是小野蠻，三是一「文明」的野蠻。我還不曉得是那一樣好，或者也還只好來拈鬮。拈鬮，拈鬮！……不知道是那一樣好。倘若是他的意思，叫我拈到末一個鬮，那麼兩無三寶！我又得回到老局面裏去，豈不冤哉。……這且不要管他，將來再看罷。拈鬮，拈鬮！等拈出鬮來再看。我總希望不要拈着第三個鬮，因為那樣做是昏愚。

這是十四年九月二十七日的話，到現在已經是一年半了。鬮呢，還得重拈。這回我想揀出那第一個來，若是做得到。三月二十日。

十二 讀本拔萃 熊明

閱美國亞倫教授的第一年希臘文，是一本很好的大學用教科書，從字母講起，但末了便可接讀克什諾封（Xenophon）的行軍記。書中引用的文章，除文學歷史外還有歐克勒得思的三四課幾何！第七十課中引美勒亞格羅思（Meleagros）句云，

Ion ekheis to philema, ta d' ommata, Timarion, pur:

En esides, kai eis; en de thiges, dedekas.

你的親吻是繭粘，

榮子呵，你的眼睛是火：

你看過的都點着了，

你觸着的都粘住了。

這是一首很好的情詩，是我所很喜歡的，雖然是亞力山府時代的東西，不免有點纖麗。七十一課裏却有古希臘的軍歌，在愛斯屈洛思（Aiskhulos = Aeschylus）的悲劇波斯人中，說耶穌前四百八十年時希臘人在撒拉米思海戰，唱著這個軍歌，原文今只錄其首行：

Opaides Hellenon itei!

呵，希臘的兒郎們，去罷，

救你的祖國，

救你的妻兒，——

你父親的諸神的住宅，

你祖先的墳墓。

奮鬥，爲大家奮鬥！

這一篇我也以爲是好的。最後我還抄一句「定理」，

Ta tou antou isa kai allelois estin isa.

據民國新教科書幾何學第二葉，現今通用譯語爲「等量之量互等」。——乙卯春分日。

有人從上海寄一本報給我，上面寫了這個名字，我

覺得「熊明」二字也頗好玩，便整來使用了。

### 十三 滅赤救國

豈明

北京的所謂國家主義團體又活動起來了，這自然是很好的，因爲愛國在名義上總是一件好事。他們要營吉成立一個「抗英驅俄滅赤救國大同盟」，大約護旂運動已經辦得很有成效，所以更是大規模的來他一下，庶幾國可安而民可樂矣。同時北京的軍警當局也大活動，逐日

罷。聽北京的大學生愁訴，「捉的捉了，逃的逃了，只有我們這些不必逃也無力逃，未被捉而說不定要捉的人，坐在家裏天天，不，時時刻刻等候來捉。」這是今年三一八時期的空氣。我想，爲了滅赤救國的大計，這點兒的犧牲本來不算什麼，但使北京學子除一部分正統思想者以外都有「朕亦不知命在何時」之感，總之不是很好的現象罷。其實在北京的青年本來就只宜護旂，否則閉戶讀聖賢書，這纔可得安全，倘若不安本分，要多看邪說多說閒話，那就未免不大穩當，將爲密探所告發而捕去矣。聖人教人危行言遜，的是居亂邦的妙諦，凡血氣未定的青年所當拳拳服膺者也。

### 「新文化」上的廣告

豈明先生：

我在語絲上讀到先生的閒話裏說：「張競生於新文化出版時就已脫皮換骨，已不是先前的張競生了。」——是這樣的意思，辭句或有不同之處，但意思是記得的——「對啦！」讀後我禁不住的這樣喊出。如若不信，

在新文化的第二期上，豈不是有張的許多廣告與啓事麼？胡說八道的，不知道在說些什麼，完全與事實不符。今特將我所曉得的確實情形，據實報告，以明其誑。

張競生是去夏來上海的，一到上海，便任上海藝大教務長，請張繼作校長，於是逐漸與一班「反革命」的走狗周旋，他的夫人褚女士那時還在北京，知道不妙，也就南下來滬。是張往北京同來的。那時思想已入於分裂反對了，不過感情還好。（褚女士親口對我說的。）褚到上海以後，對於張的種種不正當行動，（例如想與章太炎，張繼等辦建國雜誌。）常常加以規勸，並且說：「不加入任何黨派，專從事學問也是很好的。」而張不聽，反加以咒罵。說：「你婦人家，曉得些什麼！」然而褚是一直爽人，並且自己覺得理由充足，所以也不肯相讓的齟齬起來，這樣事很常有，藝大的學生統統都知道而目覩。

及至去年陰歷十月間，有一天竟大吵起來，從褚女士所住的三層樓上，直吵到樓下的會客室裏，張罵褚說：「你這個賤女人，我不要了！」罵了又繼之以拳，（張罵一句就把拳頭拔出向對方的頭邊送過去。）後來

且叫藝大的庶務去叫巡警來，庶務不去叫，他便自走到校門口。褚坐在會客室裏說：「你去叫罷！我不逃！」他見褚如此，倒反沒有什麼了。那時全校的學生都圍住了會客室，大家都替褚女士抱不平，你一句，我一句的，張聽得難受極了，後來對學生們說：「她——褚——要殺死小孩，所以我要罵她，」其實褚是極愛小孩的，衆目共見。只要想想，天下那有母親會殺她親生的兒子。

自從經過這一次的吵鬧以後，褚女士覺得這樣的局面不是永遠的，就與幾個女友商量，想找個職務，經濟獨立，免受牽累。那是吵鬧的次日的夜晚，有七八個女友去看她，有劉女士，夏女士，楊女士，陶女士等，大家都是去勸慰她的。後來適值上海婦女市黨部正沒有人，便邀她去了的，並無張所謂受一二假共產黨的包圍之情形。然張對於她去婦女部是絕端的反對，借了小孩沒管理的理由，不許褚去開會，甚至於訪會女友，亦被禁止。張最痛恨褚的女友，因為他怕她與婦女的團體結合了，不怕受他的壓迫。然當我們去藝大時，張必扮出種種對褚好的樣子，對我們也很客氣，這是一個陰險，奸詐，凶惡的偽善男子。



褚離開上海是去臘二十五日，那天是開女伴的編輯會議。是吳女士與楊女士邀她出來的，走時，張說：「只許最多留半小時須還。」褚也允了。女伴本來是由我們幾個私人設起來，後來婦女部津貼了幾個錢，正值少人負責，大家說，就給婦女部去辦罷。褚在婦女部，女伴的編輯也算是她担任了。

那時褚與張已決裂了，但張有條件，須試用保姆一星期後是合適的，纔許褚走，不料到試用保姆的第三天，爲了一點細事而吵鬧起來，張初則罵，繼則打，再則翻倒在地下，以腳亂踢，而且說：「我只許你死，不準你走！」爲什麼他說這樣話呢？在平常張屢對褚說：「我不準你走，你走後我更將失掉社會上的信用了。」所以這次的吵鬧大原因不是在那小事情上，却是爲了這保姆是試用得對的，然張還是「只準她死，不準她走的。」次日是開女伴的編輯會議，這時褚已辭掉編輯，特去交代的。開會時只坐得十分鐘多些，就走了的，大家知道她家庭的情形，所以也沒有人想得有的。不過那天褚的臉色極不好，鼻頭上青青的，又像剛流過了鼻紅。誰知道這一天晚上就走了的，第二天，張就去向吳

女士要人，說是騙走了他的夫人，後來又用種種方法，恫吳女士等說出褚之所在，最後大跳大罵的說：「吳等是女亂黨，必去叫巡捕捉。」吳女士等本想置之不理的，但張如此欺詐，不得不向他慎重的質問，最後張自認了錯的說：「因爲當時神經錯亂，極覺抱歉，請勿罪」等話，吳女士就不理他了。

過了六天，吳女士等纔接得褚從漢口寄到一封信，信裏詳述走前的那天相吵情形，並張的打罵與虐待等等，使人不忍卒讀，末了還說張並不是個惡的人，對於張還是那樣寬恕的。

這封信是寄給吳女士的，所以不便發表，且褚又說，對於此事，張必大放謠言侮辱她，她必寫點來刊佈，以明真相，這封信暫作張去索人時的憑據。這信現在仍放在吳女士處。

張競生常以他的「美的人生觀」與「美的社會組織法」來誇揚，其實，他原命運到性史出版時已絕了的。至於現在「新文化」上的廣告啓事等，只使人感到不堪的醜惡：真是醜的話，醜的行爲。

離婚本不算怎麼一會事，况且又是得兩人的同意，

張何至於要出這樣卑劣的手段，大登其廣告呢。這種用心正與華林在「情波記」所持的態度一樣，想以謊話騙得社會一般人的同情，而使對手成爲衆矢之的！

在褚的本身，固然並非沒有可批評的地方，但這回的事件，確實是出於張的凶惡卑賤所造成，應當由張負責。我相信，『中國現在即使有極壞的女子，但她終壞不過壞的男子。』這是高山先生一天與我閒談中的話，我極以爲然。

有幾個朋友會愛讀「美的人生觀」及「美的社會組織法」的，聽到這回事，未免有些驚詫，不相信「美的人生觀」與「美的社會」裏會發現這樣的事情。我說：先前的張競生，還從法國帶得一道隱身符來。我們所見的不是他本人，自從「新文化」刊後，我們才瞭然於他的思想，行爲，其實美的人生觀與美的社會組織法是靠不住的，未必是他自己的思想，恐怕是東瀛西合的法國舶來貨呢。

我寫這篇東西，不是來替褚女士作聲明，更不會有擁護女性的嫌疑。事實是這樣的，不過最後還有一句話：褚女士並不是跟情人逃走，現在漢口任事，雖然將

來有沒有情人，我不敢預言。但請大家看着，張競生現出的行爲是怎樣。

葉正亞，于上海。

一九二七，三，一四。

豈明案，張競生先生我是認識的，他做「美的人生觀」時的大胆我也頗佩服，但是今年他在「新文化」上所講的什麼丹田之類的妖妄話，我實在不禁失來。褚女士和他離婚事件本是私事，我們可以不問，不過張先生既然先在「新文化」上大登其啓事與廣告，而其態度又很惡劣，令人想起華林的「情波記」來，（「美的情感」，這個名稱又何其與「情波記」近似耶？）也就想批評他幾句。葉女士我也是認識的，她寄這封信來叫我們發表，我相信葉女士所說的話一定有她的根據，可以稍供參攷，所以就照辦了。

張先生的「美的情感」我們還沒有能夠拜讀到，但看了那幾個啓事和廣告，已經覺得很妙了。我們即使完全不理褚女士的「C.P.黨及你情人黨」的話，（此刻本來就還沒有看到這兩黨的文字，只有葉女

士的這一封信，——我不知道張先生把這歸在那一黨？——只看張先生自己的辯解，也就儘夠引起惡感；證明張先生自己同一「情波記」的著者一樣，是一個思想錯亂，行爲橫暴，信奉舊禮教的男子。張先生在攻擊褚女士的告白中，四次提到「情人」字樣；倘若張先生是言行一致的，便不應這樣說。在張先生所主張的「情人制」中，這豈不是沒有什麼嗎？而張先生以爲犯了彌天大罪，屢說有情書可證，這豈不是臨時又捧禮教爲護符，把自己說過的話拋之九霄天外麼？張先生又力說「伊與我情感不好」，另有情人，那麼這又豈不是證明張先生自己「愛的藝術」之失敗，猶如癩蝦蟆之不能治愈本身的疙瘩，更有失信用麼？我們再看「廣告二」中的這一節話：

「可憐的無恥婦人，她有何種思想，不過標竊一二新名詞以眩人耳。連C P二個字母尚不懂其意見，還敢說我的國民黨見與她的C P不相合。況且她並非真C P，不過受一二C P所包圍與其C P化的情人所引惑，遂也不知不覺從而C P化耳。她的

程度除國文外，連普通中學學識尚不足，還說什麼有正當的主張？我的思想請她好好聽尚聽不懂，又怎能說我是比她不如？……但此等深理，安能使一個中學程度不如而又受了情人誘惑的婦人所能懂。……

又此婦從髮到骨從頭到足皆是假的，可說她「無假不成話」。……」（校對無誤，但精采處的密圈是我所加的。）

我們看了這節橫暴的話，會不會想到這是張競生先生對他三年前戀愛結婚的那位夫人說的？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這正是舊日男子的常態。我們只見其中滿是舊禮教，不見一絲兒的「新文化」，——雖然這在大衆崇拜金拓的時代不會不受中國青年的歡迎的。

張先生的反赤，自然同孫聯帥有點差別，大約與獅子牌國家主義以及老虎報所稱美的所謂張溥泉派國民黨是一類的罷，這與軍閥接近與否，國內已有定評，而且是別一問題，所以可以不說了。

十六年三月二十日。

## 關於曼殊大師的卒年

學 昭

豈明先生：

連接幾期語絲上刊有許多關於曼殊大師著述的作品，每次我都很注意的讀了，因我亦是一個愛好曼殊著述的人。

記得去年暑假在西湖，曾有二次經過曼殊上人的塋，在這淒涼塋旁，那時只圍着長長的蔓草，孤山的背面是青青的樹木，倒是面對着西泠橋，橋畔的荷花開得正盛，菱荷的香味陣陣地吹來，在這種境地裏是消失了悲切或是歡樂，不敢讚頌死，但覺得惟有絕滅是安靜的，是人生唯一的解決的。我站在塋旁躑躅了一刻之後，每次總將塋銘默念一道，記得有「年僅四十有口，」一句，我曾與同遊的友人說起這個卒年的引我懷疑，我不相信曼殊是有如此壽長的，可巧語絲一〇九期上，柳無忌君的「日本僧飛錫潮音跋及其考證」中，有：「按曼殊歿於一九一八年，年三十有五。」語，我乃恍然大悟，敢確定那塋銘上的卒年是錯了的。就想把那塋銘奉上，但背不出，可巧這次歸家，便道經杭州——舍間本可坐滬杭車直達，因戰爭只得繞道而走——乘輿到孤山看

梅花，又得見那塋及銘了，今特抄上，聊供關心者的參考罷。

嗚呼，此吾亡友曼殊大師之塋！大師廣東香山蘇氏子，名玄瑛，字子毅，早棄冠服，不忘宗國，行脚萬里，劬老一生，博通藝文，旁及語學，其人生平，此可知矣。大師母爲日本人，故嘗居日本，歸國以還，時時往省，蓋雖捨家，篤於倫紀，其於朋友，彌甚信納，有所不屑，馳書力諍，久而益敬，衆所稱焉。往與論交，幾二十年，最後之別，歲爲丁巳，大師遂於是歲五月，遽告怛化，年僅四十有口。甲子五月，友人爲築塋孤山之陰，諸宗元乃爲撰銘，林之夏書之。銘曰：終隱淨居，夙戀此湖，藏骨於此，可無愧於林逋。中華民國十三年六月。

撰銘者是諸宗元，這在柳亞子先生的關於段庵旋燕子山僧集的我見種種裏已提及了。在那所刻的塋銘上，年僅四十有口，有字之下是空白未刻。我想照柳無忌君所考是確，則此塋銘上的卒年應改正牠，雖然，這與曼殊大師或仍不以爲意的。

一九二七，三，七，